

## 第二回 候場期店裡棲身 謀叛逆途中打獵

話說鮮於佶在途中等候霍生，不住在店門口盼望，口裡說道：「我為何約霍秀夫同行？預備場屋中倘不結局，求他代作，代作是我的救命星兒。我想幼年與他同窗共讀時，他生得聰明，又且勤學，手不釋卷，所以養成這樣學問。我偏拿起書本來，便生困倦，離了書房，分外精神起來，這卻是甚麼緣故呢？」

又想：「我別樣事情，件件精通，若要哄我、騙我，是萬萬不能夠的，惟有文墨上偏偏糊塗起來。再論我家道不乏銀錢，油、鹽、醬、醋、柴、米、茶，諸班俱有。要說腹中墨水，之、乎、也、者、矣、焉、哉，半點全無，如此不裝斯文也罷了，無奈心坎上又要博個虛名，每逢進場，稱了人家。無數老兄交卷出來，我又大模大樣妄說：『頭名顯然是我。』這事不過自己知道耳。今年大比將近，前日曾托門斗約秀夫霍同窗一同應試，此人才學過人，且為人忠厚，易於撮弄，料場中未免煩他改正，求他代作，他一定不阻絕我。想他此時也就來了。」抬頭一望，只見佩劍乘馬速速行來，將到面前，見了鮮於佶，攀鞍下馬，彼此拜揖。鮮生道：「霍兄來了，可喜可喜！昨日寄去書，想已到了，小弟在此專候。」霍生道：「前日承兄相約，多有感激，因與學中秦先生相別，故此來遲，有罪了！」鮮生道：「今日天氣晴和，正好行路。請，請！」霍生道：「如此有僭了。」二人一路上走了些垂楊古道，接岸長橋；宿水餐風，曉行夜歇，不覺已到長安地面。進了城門，繞街越巷。鮮生道：「此處就是向年姚店主門首了。這人小心，還在他家寓罷。」

霍生道：「使得。店主在那裡？」店主出來說道：「原來是二位相公，請裡面坐。」二人轉進店房，施禮已畢。鮮生對店主道：「別來數年，還是這樣強健，不想是七十歲的老頭兒。」

店主答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二位相公風彩，也比往常大不相同，今來必定一齊高發了。只是一件，如今場期改在四月初頭了。」

霍生問道：「這是甚麼緣故？」店主道：「為著安祿山有作亂消息，故此朝中有事，把科場權遲一遲。」鮮於佶向霍生道：「如此說，我們來早了些，還去家中看看再來，何如？」店主道：「功名大事，沒有個打回頭的道理，就在寒舍將就住一住，一兩月光陰，也是容易過的。」鮮生道：「也說得有理。只是清清的，住在這幾間房子裡，面朝人家『子曰』、『子曰』，這卻挨不過。還在有趣的所在走一走，耍一耍，才好。」霍生笑將起來。鮮於佶道：「老兄笑怎麼？想是笑小弟才到這裡，就要閒遊，如此沒坐性的？」霍生道：「不是笑老兄，小弟有樁心事。」鮮於佶道：「老兄心事，小弟猜著了。」遂附霍生耳邊道：「可是這個人？」霍生大笑道：「瞞不過了。店主人，我問你，我昔年在此相會的女客華行雲，在家好麼？」姚店主答道：「聞得雲娘自別了相公，一心心只要相從，如今也不十分留客了。」霍生聞聽，遂念道：輕風細雨梅花潤，走馬先過碧玉家。

按下鮮、霍二生在店中等候場期不題。

卻說安祿山現為范陽節度使，天生異種，濫受國恩，聚草屯糧，私畜鐵騎。凡他節制諸鎮，受他要挾，論起理來，朝廷待他何等隆重；論他自己，富貴已極，也該知些進退才是。誰想他偏偏不安本分，要生妄想，說道：「爭奈楊國忠這老兒，與那達奚珣一班的人，常在朝廷說謊咱家，說咱原是奸人，必萌異志，仔細思量起來，咱在邊境，他們在裡面，到底出不得這狗頭算計。因此上整頓人馬，直犯長安。你看所過州縣，望風瓦解，近日又差何千年、高邀兩人，假獻射生手為名，擄了楊光翻，賺破太原城池，好歹歇馬數日，刻期就要渡河，這都不在話下。今日天氣晴和，眾軍士，前去帳外沙地上打圍一遭。」眾軍聞聽，不敢怠慢，擺開圍場，一齊喧喝，草坡中烘起兔來。或撒犬，或鷹或箭射，紛紛揚揚，亂亂騰騰，打獵一番，得了許多野物。軍士上前道：「稟大王，可以消停片時，等眾人馬略歇一歇。」安祿山道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只見祿山坐在氈上，命女樂奏樂、奉酒，真個美女遞酒，彈起琵琶，歌的歌，唱的唱，舞裙飄灑，韻響叮噹，痛飲了一會，天色已晚，吩咐回圍。正是：亂雲飛磧滿漁陽，舊是蚩尤古戰場；飛騎歸鞍掛雙兔，彎弓猶自射黃羊。

將祿山欲犯長安，暫且按住，至於行雲故事，須待下回分解。